

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揭晓

经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审核批准,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近日在京揭晓,7个奖项共35篇(部)作品获此殊荣,集中体现了2018年至2021年各文学门类和文体创作的卓越成就。

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,每4年评选一次。本届评选中,《红骆驼》(王松著)等5篇作品获中篇小说奖,《无法完成的画像》(刘建东著)等5篇作品获短篇小说奖,

《红船启航》(丁晓平著)等5部作品获报告文学奖,《岁月青铜》(刘笑伟著)等5部作品获诗歌奖,《回乡记》(江子著)等5部作品获散文杂文奖,《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》(杨庆祥著)等5部作品获文学理论评论奖,《T.S.艾略特传:不完美的一生》(许小凡译)等5部作品获文学翻译奖。

记者从中国作协获悉,本届评奖是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

会之后的第一次国家级文学奖项评选。为确保评奖的导向性、权威性和公信力,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对《鲁迅文学奖评奖条例》及细则作出了修订,并成立了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。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作品征集自今年3月15日启动,于4月30日截止。6月15日,参评作品目录向公众进行公示。8月13日,评奖进入集中评议阶段。

据了解,中国作协计划从本届鲁迅文学奖开始,打造以国家级文学奖颁奖活动为核心的“中国文学盛典”,展现新时代作家昂扬向上、勇攀艺术高峰的志向和努力,展示欣欣向荣的新时代文学的卓越成就,让优秀作家作品以更丰富的形态、更新颖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,吸引更多读者,在全社会凝聚磅礴的文学力量。(据新华社报道)

不仅仅是“婚恋”和“故事”

◎书评

周利成新著《老画报里的婚恋故事》以民国老画报为基础资料,纵谈征婚、订婚、结婚、离婚、恋爱(情殇)之事,不仅有趣,而且耐读。而作为人生极为重要的节点,透过本书呈现的各色民国人物婚恋史,足可管窥当时的百态世情。

婚恋史是风俗史

书中所述诸多婚恋人物经历,实证了民国时代订婚习俗的演变过程:最初是传统的包括指腹为婚、娃娃亲在内的包办婚姻,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就决定了男女之终身大事;接着是订婚之前家长象征性地征求意见,当事人即使不愿意也“反对无效”;再后亲友于喜寿筵席等场合创造机会,让适龄青年男女相互“看人”;最后则是双方自由恋爱,然后倒枪锅找媒人说合,订婚仪式则仅具象征意义了。订婚和结婚之种种仪礼,也逐渐从繁文缛节中解放出来,变得越来越简洁利落,中式婚礼外又有西式婚礼或中西合璧婚礼,而且还出现集体婚礼、空中婚礼,乃至各种少见多怪的婚礼,彰显着当事人迥异的性情,更吐露着时代进步的气息。

1931年,段祺瑞族侄段茂瀚的婚礼,巨型红色电管双喜字吸引大量路人围观,可知在当时尚属新鲜事物。1935年,天津南开学校才女包经第与吴京订婚,仪式就是东兴楼饭庄的一顿饭,但婚书却来自吴京原籍江苏吴县,一对古色古香的龙凤贴,时尚之中仍保存有传统。至于婚礼简办则渐成潮流。婚事简素的榜样,还有《北洋画报》经理谭林北与体育健将郑慧珣,两人也广发请柬邀集亲友,但也只字未提结



《老画报里的婚恋故事》周利成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婚之事,现场仅证婚人管洛声及来宾吴秋尘、王伯龙做简短讲话,双方父母始终未发一言。还是1935年,在天津宁园举行两场集体婚礼,计有15对新人参加,而同期上海的集体婚礼新人多达148对,由此可见津沪两地风气开化之后先。

婚恋史是文化史

文化人的婚恋总易于被记录并传播。特别追求个性的文化人,更为婚礼注入诸多文化“元素”,成为考察民国文化圈的绝佳史料。作家吴云心与孙秀兰的婚礼极尽简单。吴是鬻文为生的报纸副刊编辑,孙是无依少靠的东北流亡学生。1936年10月8日,两人在法租

界登瀛楼摆下喜宴,这个仅准备一天的速成婚礼没有仪式,只请《益世报》主笔罗隆基证婚,朗读一下婚书即告礼成。不过婚礼之文化因子不低,文艺界来宾多达150人。画家王君异与黄雪颖合卺,将文人率性演绎到极致,非但双方父母尽行缺席,而且现场无装饰、无婚书、无礼金,直截了当一吃而散,成为友朋聚会似的“三无”婚礼。

1932年,画家童漪珊与沈慧华结婚,一场婚礼几成文艺家聚会。摄影名家林汝福、王墨林全程摄影,画家孙之俊为新人作漫画,而新郎更为新娘作漫画。司仪为严修之孙女“海怪”严仁颖,纠仪原定体育名家赵泉,又改张伯苓之子“陆怪”张希陆,结果身长“高于电杆”,与偏矮之新郎不大协调,再改为左与諛。伴郎王世瑞,伴娘包经第,散花童子冯健凰,牵纱童子冯健麟。教育家张伯苓以天津话证婚,幽默风趣引来满座笑声。喜宴之后举行滑稽游艺表演:严仁颖、左与諛、包经第、左小蘧演《童家乐》四簧,“海怪”和“陆怪”合作魔术,孙之俊一身三角客串《鸿鸾禧》,张聊公表演《黄鹤楼》,王炳南表演《连环套》,李信甫表演《八大锤》,江文兰则演唱《毛毛雨》,另有体育名家李世琦的椰子和蹦蹦等。画家赵望云自始至终操琴。这个高端的主持和演出阵容,不逊于一场大型晚会吧!

婚恋史见证社会史

书之开篇从征婚广告谈起,记蔡元培和章太炎征婚之不同,亦可见女权进步之不易。蔡氏虽旧式科举出身,但支持维新提倡西学,征婚的五项条件很是开通:女子不须缠足、须识字、男子不娶妾、男死后女可再嫁、夫妇不合可离婚——体现了男女平权思想,甚至对女性更为有利。章氏鼓吹革命不遗余力,却要求女方是大家闺秀,能写小文章,婚后居于服从地位,显然还未脱离所谓三从四德。书中堪作社会史料的婚恋故事非常多。1931年11月8日,天津同时举行两场豪华婚礼: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三弟张学曾娶蔡绍基之女、天津电话局局长段茂瀚之弟段茂瀚取张国淦之女。当晚8时,日本人策动“便衣队暴乱”,枪炮之声彻夜未息。两场婚礼虽匆促结束,但终归有惊无险。其后大户人家纷纷避居租界,没有足够房屋可租,一时旅馆全部爆满。而普通老百姓呢?只好清理家中人口,有谈婚论嫁之女还未过门的,急雇小轿送到夫家,非但“六礼”不具,嫁妆也都免除,以至于街头不时可见小轿往来。有人用“满城飞炮火,比户有鸳鸯”来调侃,但无奈之举和惨凄之情,实在让人笑不出来。

数十段民国婚恋故事,映照社会不断进步的同时,也反射着阻碍进步的灰暗光华。《老画报里的婚恋故事》并非学术著作,但却有着学术意义——它昭示出多元的研究方向,也提供有基本的研究资料,还能予人以有意味的启迪和思考。写婚恋而不拘泥于说婚恋,谈故事而不单纯地讲故事,这其实才是本书真正价值之所在。

(据《北京晚报》)